

## 第十九章 富人父子

来年夏天，罗米又怀孕了，为了避免晕船，容府全家留在上海，没有去青岛避暑。这样一来，刚好满足陈则民的愿望，让他带准备去美国留学的日本少年松岗庭，来容家预习西方礼仪。

松岗少爷的父亲松岗鹤是罗米和陈则民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时的日本校友。松岗家是土生土长的长崎人，世代经商，到了松岗鹤这一代，成功地经营规模巨大的纱厂，近年甚至有到上海来拓展生意的念头。所以，既为了儿子的学业前途，也为了家业前途，松岗鹤要儿子去美国前尽量交几个中国朋友。到上海租界的容家来学习西方礼仪，刚好符合松岗鹤的双重要求。

松岗少爷刚到上海时在“日租界”文监师路（塘沽路）的一处公寓下榻。所谓“日租界”就是指上海公共租界苏州河以北的东区和北区。六年前（1916年），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因应大量日本侨民居住在东区和北区的事实，设立日捕股，由30名日本巡捕接管苏州河以北的公共治安事务，从此人们就把这个地区叫做“日租界”。

陈则民第一次带松岗少爷来容府见罗米的时候，罗米发现这个长得白白净净的日本少年脖子和手臂上凸起很多圆圆的红块和手指抓破的红痕，经过盘问，才知道松岗少爷睡觉的床是从前一个租客那里转买过来的，床板夹缝里有臭虫。松岗少爷请公寓的清洁工买来杀虫剂喷洒一阵，臭虫消失了一个晚上，但是第二天晚上又捲土重来。用松岗少爷的话来说，就是臭虫源源不绝。

于是，罗米带着老乐和阿英到松岗租的公寓，将那张床全部拆开，先用杀虫剂，再用滚开水，又擦又烫，对公寓里的其他家具如法泡制。从此，松岗少爷睡觉醒来，再也没

有骚痒不堪。一个月後，经高易公馆律师事务所介绍，松岗少爷搬到法租界一处光照空气更美好的公寓，再也不跟这些厉害的虫子亲密接触。

同自己的儿子们相比，罗米觉得松岗特别彬彬有礼。那对秀长眉毛下单眼皮的眼睛，明亮而不逼人。每次来容府学英语礼仪时，从不插嘴，从不分神，从不会出现令人尴尬的停顿，使当教员的容定夫妇十分满意。尤其是对于容定提供的英语《圣经》讲义，他都毕恭毕敬地从头听到尾。不管他有没有信了基督，至少他的学习态度无可挑剔。如果，容定夫妇留他在容府便饭，他在饭桌上的谈吐，既从容又风趣。当他用英语难以表达时，他就用日语表达，然後由罗米翻成上海话。有一次，他谈到在京都新宿第一剧场看完夜场，在附近一家小料理屋发现一个长相很吸引人的女孩，想去接近那个女孩，才发现她已年过五十，引得容定夫妇捧腹大笑。

松岗少爷告诉容定夫妇，父亲希望他去念商学院，毕业後可以接手家族企业。但是他本人对文学哲学比较感兴趣，把当新闻记者或大学教授定作自己将来的事业方向。容定听到此联想起自己长子容谷的木纳，不是一块读书的料，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家家户户的儿子跟老子的脑子都长得不一样。

松岗少爷已经办妥明年春天去耶鲁大学入学，所以他可以在上海待上半年。10月的一个星期六的早晨，他如约到容府来上课，却发现容定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在书房里看书，而是站在新盖的车库门前向自己招手。

车库盖在花园的东南角，开着两扇门，一扇外通大街，一扇内通花园。

“今天不上课。我带你跟Gustav去一个地方，实地练习一下你们的英语。上车。”

松岗少爷上车，跟容谷坐在一起。容谷今天的头发梳得很光亮，身上穿着崭新的藏青西式童装，跟他父亲容定身上的半旧西装形成明显对照。

老乐将Oldsmobile驶近静安寺路（南京西路）时，车辆明显增多，不得不减低车速，驶到静安寺路和哈通路（铜仁路）的交叉处，几乎完全停顿下来，因为这里的交通异乎寻

常的拥挤，再也不能往前驶。十几个印度巡捕和华人巡捕挥舞指挥棍，引导到达这里的汽车、马车、私家黄包车、人流分类编队，然后缓慢地进入静安寺路。

今天从早到晚，到达这里的车水马龙都奔着同一个目标：犹太巨富哈通夫妇的“百卅”寿庆大典。

谁是哈通夫妇？何谓“百卅”寿庆大典？容定在Oldsmobile以蜗牛一样的速度向目的地前进时，将要去做客的那家主人夫妇的传奇故事告诉容谷和松岗少爷。

哈通是巴格达犹太人，出身异常贫穷，1873年追随同族从印度加尔各答到香港再到上海的规迹，来到上海公共租界谋生。开始他在爱德华沙逊洋行（E.D.Sassoon）当门房，由于他对如何在鸦片、金融、地产之间转换投资的出色表现，他最终被升为洋行的合伙人。于此同时，他开设自己的哈通洋行，专门做房地产投资。当时看中上海租界房地产潜力的洋人不止他一个，哈通的独到之处在于他看对了投资的地段。那时外滩是最昂贵的金融区，在外滩和静安寺之间有一段泥泞的街道叫做花园弄（PARK LANE）。这条街道上已经商铺林立，但是还没有外滩那般雄伟高大的建筑，所以价格比较便宜，于是哈通拿出所有的积蓄在这条街上买下两处地产，共计22.65亩，然后哈通又用土地抵押的方式，向中国有限保险公司（China Insurance Company Limited）、广东联合有限保险会（Union insurance society of Canton Limited）、爱德华沙逊洋行（E.D. Sassoon & Co）贷款，不断买下这条街上的其他地产，而且资助工部局改善这条街的路面。经历20年的发展，这条街成为公共租界最豪华的以消费西方商品为主的大马路，也就是著名的南京路，而哈通也在1911年脱离沙逊洋行，彻底自立门户，用反复抵押贷款的方式，购下更多租界内外的地产，超越仪和洋行、沙逊洋行、太古洋行等老牌洋行的主人，成为上海乃至远东最富的人。

哈通的夫人路迦陵是中法混血儿，同哈通一样出身贫苦。哈通和路迦陵于1886年结婚。大概因为路夫人的华人文化背景（混血佛教徒），同别的洋人相比，哈通发达后，与中国各路政要名人的来往特别密切：他曾经资助孙文博士的辛亥革命，他的夫人却是前清

隆裕太后的干女儿，他和北洋安福系要人交往密切，他协助淞沪护军使卢永祥将军和江苏督军投资地产；他经常向章太炎，章士钊等文人雅士要字要画，请客送礼，来往热络；他几次当选为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和法租界公董局董事；他夫妇俩是无数华人慈善事业的大金主。

那么容定怎么会知道那么多哈通夫妇的事迹？那是因为哈通是高易公馆律师事务所的顾客。历年来，高易公馆律师事务所是哈通大宗地产交易的法律顾问，也是摆平哈通与房客之间发生争端的调解人。别看哈通先生的财产被外界估计已经超过1000万美金（其实远远不止），哈通先生对房租收入还是分毫必究，他曾经因房客拖欠一个月的房租将房客告到会审公廨；他曾因给两条里弄加房租，被哈通路联合会、宁波同乡会、哈通房客联合会告上会审公廨，结果达成和解，房租各涨3元，三年内不得再涨。他曾要求房客按农历而不是阳历来交房租，这样在农历闰年闰月可以多收一个月房租，引起中外房客抗争，最后事情闹到上海督办（华界的上海市长）写信向英国驻沪总领事提出强烈抗议，才作罢休。凡此种种，都免不了通过高易律师事务所出面或咨询去摆平。

那么什么是“百卅”寿庆大典？那就是把哈通的年龄和路迦陵的年龄加在一起做寿。做寿地点在静安寺路上那片占地三百亩、佣仆过六百的名叫“美丽园”的花园。哈通夫妇刚建成这处花园时曾不收费地向公众开放，但是受不了一些没有公德的华人游客随地扔垃圾、吐痰、偷折花木，短时间后便对外关闭，成为哈通家的私人花园。

容府的 Oldsmobile 终于到达目的地“美丽园”门口。这里早已搭起五彩缤纷的中式牌楼。牌楼上大书“百卅庆寿”四个隶书大字，大字周边用彩色灯泡围起来。这类中西合璧的装饰在庆典上到处可见。

一位仪表堂堂约模三十出头的青年人，笔挺的藏青长袍左胸前佩着“总招待”的红绸带，迎上前来，操着徐州口音的上海话向正在下车的容定三人打招呼：

“容律师，欢迎欢迎，这两位想必是贵府少爷？”

“这是犬子，这是长崎松岗家的少爷，这是纪总管叔叔。”

容定把孩子们和哈通府的总管家互相介绍。

纪管家客气地跟两个孩子拉手，然后挥挥手，招来另一个胸前佩着“招待员”的青年。“容律师，两位少爷，请跟他入府。我们回头见。”

纪管家说完便去招呼其他到来的贺客。

招待员是“哈通洋行”的职工，今天洋行放假，全体职工都来“美丽园”帮忙招待“百卅庆典”。

容定三人在招待员的引领下，加入一条上百贺客排成的长龙，缓缓地通过“美丽园”的入口。过了入口，一片修剪整齐得像地毯一样的大草坪展现在脚下。草坪的东北面是一栋貌似秋海棠花瓣四展的中式建筑，草坪的南面是一座琉璃瓦顶的亭子，叫做“接叶亭”。从入口到“接叶亭”的两边，竖起十几座牌楼，牌楼下由专人展示着各路政要名流送来的寿轴、寿幛、寿匾、寿礼，其中有孙文博士的题词寿匾、前清逊帝赠送的玉如意、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颁发的嘉禾勋章证书、诸省督军的锦绣寿幛、名士章太炎的题词寿匾、上海华人总商会的七彩寿幛、上海玉佛禅寺主持抄写的金钢经。。。。。。总之，华人社会里最高贵、最出名的人士没有遗漏，都已某种形式在这里出现。

过了牌楼阵，两边出现十张签名桌，桌上放着砚台毛笔、自来水笔，招待员们站在桌后请贺客们在“客人簿”(guest book)上签名。

过了签名桌，终于到达草坪南端的“接叶亭”。哈通夫妇站在“接叶亭”前跟循序到达的贺客寒暄拉手道谢。

哈通先生 71 岁，穿着讲究的燕尾礼服，脚蹬乌黑铮亮的漆皮鞋，腋下夹着一根黄金头饰的手杖，他脸色红润，鼻翼饱满，鼻孔很小，浓密的胡子修剪得像肖像上的德国皇

帝。夫人路迦陵 59 岁，长着东方人的鼻子嘴巴、绿色的眼珠、西方人的肤色、胖胖的身材裹在朱红色的开领绸袍里，和脖子下红宝石项链搭配得完美无比。

哈通夫妇对每一个客人，无论是有权有势还是无名小子都一视同仁，热情打招呼。哈通夫妇的慷慨是出了名的。所以，在这个盛大庆典的场合，会有名不经传的小人物出现，希望通过这个机会，得到哈通夫妇的某种帮助。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跟哈通夫妇是不是够格当上朋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百卅庆典”时向哈通夫妇宣示你把他们夫妇是放在心头上的，这就够了。哈通夫妇在这喜庆的日子对求助的人可以说是有求必应，除非是房客前来要求减免房租。

快要轮到容定三人跟哈通夫妇拉手时，容定发现高易律师事务所的另一个律师拉亥脱就在身边。长得比容定高过一个肩膀的拉亥脱是当年跟容定同时提升为合伙律师的同事。容定便和拉亥脱一齐上前向哈通夫妇贺寿。

尽管两位律师对哈通夫妇来说是熟人，哈通夫妇依然客套一番，夸奖容定的长子长得帅，并且很感兴趣地听取容定向他们介绍松岗少爷的来历。

“我有一位朋友叫哥济库，多年在长崎做生意，不知松岗少爷家认识吗？”哈通听完容定对松岗的介绍後问。

“认识。哥济库先生是仪和洋行驻长崎分行的大班，跟家父是好友。他的两个儿子，托尼跟约翰，是我小时候的玩伴。”松岗少爷用英语一个字一个字地回答。

“真是个小世界，你今天会有一个大惊喜。”

松岗不明白哈通的意思，但又不知道如何用英语问清楚。这时路迦陵夫人请他们到後花园参加餐饮招待会。

“後花园有餐点招待，希望各位喜欢。”

松岗没有再提问，知趣地跟容定他们离开哈通夫妇，去参加餐饮招待会。

从“接叶亭”到後花园需要经过一道叫做“垂花门”竹篱门，这里松柏参天，把後花园同贺客队伍排队入场的前花园完全隔开。

穿过“垂花门”，出了松柏密林，眼前豁然开朗，又是一片巨大平坦的草地展现在脚下。草地的左边是中式的小桥流水、假山奇石、亭台楼阁，右边是五六栋西式砖砌围墙的洋房，居说里面有弹子房、舞厅，洋房建筑群的後面是网球场。

草地的中央搭着一个临时舞台，舞台周围聚集着先期到来的几百名贺客。他们分佈坐在上百张铺白色亚麻桌布的餐桌旁。有的餐桌上放着银质刀叉、洋瓷盆盘、玻璃高脚杯等西式餐具。有的餐桌上放着包银乌木筷、龙纹花边的碗盏、细瓷酒盅等中式餐具。贺客们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选择中式或西式的餐桌坐下，坐下後，立刻有穿白式制服的茶房推来一车一车的食物和中西名酒供贺客挑选。这些食物都由好几家中西餐馆的厨师团队，在草地右边的洋楼或左边华屋的厨房里现场煮出来。

今天请到“美丽园”外烩的有汇中饭店(Palace Hotel)、礼查饭店(Astor House)、大鸿运、杏花楼等沪上精英中西厨师团队。西餐的主菜为乡村炖牛肉、意大利通心粉、乳酪焗大虾、红汁鸡、鲑鱼羹、洋葱汤、猪肉冻、甜酸黄瓜、蘑菇蛋捲、卷心菜包碎肉捲，甜点有巧克力蛋糕和杏子果冻。中餐的主菜为脆皮乳猪烧肉、红烧乳鸽、文昌鸡、菠萝咕嚕肉、芙蓉虾、虾子海参、潮州粉果、椰奶霸王煨面，加上全套粤式饮茶点心和冰糖燕窝、寿桃寿饼。贺客们可中西合璧，在用中式餐具的桌上吃西餐，或是在用西式餐具的桌上吃中餐。当然，没有一个贺客会尝遍所有菜式，因为种类实在太多。有的贺客什么都没吃，喝了几杯香槟酒後就礼貌地告辞。

容定、拉亥脱他们寻找座位的时候，遇到很多认识并且熟悉或认识但不熟悉的中西名

流。他们中有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梅乐和爵士 (Sir Frederick W Maze), 他是前总税务司赫德的女婿; 各国领事, 工部局董事会成员, 公董局董事会成员; 仪和洋行、沙逊洋行、太古洋行、宝隆洋行等大洋行的前现任大班; 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等西资银行的代表; 上海犹太裔其他五大家族的代表: 沙逊 (Sasson)、嘉道理 (Kadoorie)、伊稚拉 (Izra)、夏蒙 (Shamoon)、巴若古 (Baroughk); 上海总商会的现前任会长虞洽卿, 周湘云 (华人首富); 浙江兴业银行、四明银行等华资银行的老板们, 工部局总办潘明训父子。。。凡是熟悉的贺客, 容定都上前寒暄打招呼, 并且把容谷和松岗少爷介绍给他们, 尽量让两个孩子有机会得到讲英语的实习。

同行的拉亥脱律师对容定带来的两个孩子的英语能力十分意外, 在和五家犹太贺客打过招呼後, 主动告诉孩子们这些犹太人的来历。

包括哈通家族在内, 今天在场的六个犹太家族是典型的巴格达犹太生意佬 (Baghdadi Jews of trade diaspora), 他们在伊拉克巴格达地区生活了几个世纪。这六个家族在 1830 年代开始, 由于税务问题得罪了奥斯曼帝国, 一部分成员离开渐渐站不住脚的中东领土, 来到英属印度加尔各答和孟买发展事业。1857 到 1858 年印度回教徒大暴动被镇压的过程中, 这些巴格达犹太生意佬成功地建立跟英国人和当地土王之间的关系, 成为英国人最信任的商人。随着大英帝国势力的扩张, 这六个家族以沙逊家族为首, 从孟买、仰光、新加坡、香港、宁波、直至上海, 建立起珍珠般的一连串商贸据点。哪里有米字旗飘扬, 哪里就有这六个家族的生意。他们互相通婚 (哈通先生跟混血佛教徒路夫人的婚姻不在此例), 穷随富, 富帮穷, 世世代代保持紧密联系。今天出席哈通夫妇的犹太贺客, 主要来自于这几个犹太家族。

容谷对拉亥脱的讲解不置可否, 松岗少爷却对此深感兴趣, 他正想用有限的英语问

拉亥脱有关这六个家族的进一步的问题，肩膀被人重拍一下。“松岗君！”有人用日语叫他。

松岗回过身，看到两个金发碧眼的洋人青年站在面前朝自己笑。松岗眼前一亮，这不是自己在长崎的玩伴哥济库家的两个少爷托尼和约翰吗？松岗这才明白为什么刚才哈通先生对自己说“今天会有一个大惊喜。”这样一来，松岗少爷更觉得哈通先生了不起，做寿时，居然有人特地从日本赶来庆贺。

容定四人和哥济库家的两个少爷选在同桌进餐。这时已过下午2时，想进餐的贺客们都已入场。在一片掌声中，由22人组成的工部局交响乐队登上临时舞台，然后在更热烈的掌声中哈通夫妇登上舞台，交响乐队奏起《祝你生日快乐》的曲子，台下贺客随着节拍击掌或大声和唱，全场气氛达到高潮。

《祝你生日快乐》的曲子奏完后，乐队奏起华尔兹舞曲，在一片喝彩声里，一对男女贺客在草坪上跳起了慢三步的华尔兹舞。哈通夫妇向台下的贺客挥挥手，优雅地离开舞台。更多的对对贺客加入华尔兹舞。。。

又过了约莫一个小时，容定和拉亥脱他们吃饱喝足，正预备带着孩子们告辞，那位仪表堂堂的纪总管出现在餐桌旁。

“两位律师留步，哈通先生和夫人有事情要有劳两位，请两位跟我去先生的小书房。两位少爷请再多玩一会儿。”

难道哈通先生在今天这个日子里还要做什么地产交易吗？容定和拉亥脱一肚子狐疑，离开餐桌。

哈通先生的小书房座落在草坪右边的一栋洋房里。通过摆满祝寿花篮的宽敞门廊和一间地上铺着精细波斯地毯、墙上挂着名贵的水彩画、天花板上垂下银质吊灯、四处摆满

仿古家具的起居室，小书房的门罩在一条金边红花的丝绒帷帘後面。

哈通夫妇接受贺客们《祝你生日快乐》的赞歌後，并没有加入进餐的行列，而是来到这处小书房，立即处理一些贺客提出的求助要求。

小书房一面的墙被玻璃窗门的书架佔满，里面摆着精装书籍，这些书很少打开；另一面的墙上挂满名人肖像。书桌上铺着绿呢台布和玻璃压板，书桌後是一把真皮包裹的靠背椅，和一把天鹅绒座垫的扶手椅。容定和拉亥脱到来之前，哈通夫妇已经在这里处理完多起贺客的求助要求：

第一起求助来自于工部局交响乐队。乐队去欧洲招募一个小提琴大师，大师提出要一笔签约的奖金 (Sign in Bonus)，奖金并不在乐队的预算里，所以请求哈通先生资助。

“请告诉我这笔奖金的数目是多少？”哈通摊开桌上的支票簿问道。

下一起求助来自于哈通夫妇未发迹时的犹太老邻居克里昂。克里昂的两个儿子因走私军火的嫌疑被海关拘留，克里昂急得连连失眠，请哈通出面交保假释。

“克里昂老兄，回去好好睡觉。三天後保你有好消息。”哈通拍拍老邻居的肩膀，要老邻居放心。

再下一起求助来自玉佛禅寺。玉佛禅寺的主持要开水陆法会，超度今年华北水灾死去的亡灵，邀请 200 僧人从舟山来念三日三夜的金刚经，费用还没有着落。

“我会关照纪管家把费用送去贵寺的。”路夫人听完主持的愿望後当场拍板。

再下一起求助来自于逃离俄国布什维克革命的白俄犹太难民小学。眼看秋季已经过了一半，小学生们冬季的衣服还没有着落。

“去找三家童装公司估价，然後把中位价格告诉纪总管，我以中位价格帮助你们。”路夫人再一次把这个求助揽下。

再下一起求助来自于另一个犹太老邻居列文太太。列文太太的儿子是一个面包师傅，他想买下一处面包房自己开业当老板，但是缺钱支付盘下那家面包房的头款。

“这个数目够吗？”哈通签下一张支票，递给列文太太。

上述求助者的排名次序都是纪总管安排的。哈通夫妇以有求必应的态度处理完上述贺客们的求助时，纪总管恰到好处地带进容定和拉亥脱。

“两位请坐，请坐。”哈通做手势邀请两位高易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在求助客们刚坐过的位子上坐下，然后打一个眼色，让纪总管去做预先计划好的事情。

哈通向两位律师说明今天要有劳他们帮忙的一件事情。

哈通夫妇在1886年9月26日结婚，36年来，路夫人一直没有生育。当他们明白自己不能有亲生子女时起，夫妇俩就开始分别从孤儿院等渠道领养孩子。这个行为开始是慈善性质的，哈通领养的孩子都是洋人，都姓哈通，管路夫人叫“伯母(auntie)”；路夫人领养的孩子有华人、混血儿、洋人，都姓路，管哈通叫“伯伯(uncle)”。在计划“百卅庆典”之前，路夫人生了一场大病，大病痊愈的时候，哈通夫妇觉得自己年事已高，应该把这些领养孩子跟自己的关系在法律上讲清楚。

“我和夫人已经商定，从今天起，所有领养的孩子是我们夫妻共同的子女，我们跟他们的关系再也不是‘uncle’ or ‘auntie’，而是爸爸、妈妈。请两位来，就是要为这件事情作个见证，孩子们的名单在这里。”

哈通从书桌的抽屉里取出一个真皮书夹，交给拉亥脱。

于此同时，等候在门外的纪管家又一次恰如其时地打开书房的门，让已经集合在门外的哈通夫妇领养的全体孩子们拥入小书房。这些孩子的年龄、性别、种族各异，最大已梳西装头，最小的还抱在保姆怀里，把小书房挤满。

拉亥脱打开真皮书夹，取出名单，跟容定略一商量后，站起来向满屋子的孩子们宣

佈：

“各位少爷、小姐听好了，仁慈的哈通先生和路迦陵夫人决定从今天起正式认领你们为他们的养子养女，也就是说从今天起，你们跟哈通先生和路迦陵夫人的关系是父母子女的关系，你们要从心里到口头一切场合尊称他们为爸爸、妈妈。现在我来宣佈名单，叫到你名字的时候，如果你愿意被领养，请站前一步；如果你不愿意被领养，请举手。年龄太小的，叫到名字，由保姆答应一声表示听到了就可以。现在开始：大卫乔治哈通，路馥珍。。。 ”